

〈小引〉

李唐之世，无所谓诗话也，而言诗者，必推李唐。诗话之兴，大约在宋、元之世，而宋、元之诗，不及唐人远甚。然则诗话诚不足以尽诗乎？夫唐人无诗话，所谓『善《易》者不言《易》』也。然余则谓唯善《易》者始可言《易》，苟以为善者不言，而遂置不复道；其不善者闻之，必且摇唇鼓舌，作为文章而无所顾忌，不几为斯道之蠹乎？昭阳李子艾山，固所称善诗者也，所着《壶山诗集》久矣脍炙人口；从而学诗者，实繁有徒，应之不胜其应，因有《秋星阁诗话》六则之编。虽其所言祇为初学而发，而实为老于诗者之所不能外；且非独诗家所不能外，即推而为古文、为词赋，又岂能外于多读多讲多作多改之八言而别有所致力乎哉？艾山年已八十，精神充裕，步履矍铄，不减强健少年，类有得于道者。君之先为李伯阳，其五千言为道家纲领。今艾山诗话则不满二千言，殆如伯阳所云『为道日损，损之又损』者乎？不然，何其能以少许胜人多多许也？心斋张潮譔。

《秋星阁诗话》 营山 李沂艾山 着

八字诀

学诗有八字诀，曰：多读多讲多作多改而已。盖作诗先问是非，后分工拙。初学须日课一首，或间日课一首。勤作则心专径熟，渐开门路；否则勉强支吾，终篇为幸，未可云是，遑论工拙乎？然非多读古人之诗即多作亦无用，譬无源之水，立见其涸矣。夫贵多读者，非欲剿袭意调偷用字句也，唯取触发我之性灵耳。但古人之诗，思理精妙，法则严密，非浅衷俗学可得而窥。篇有无穷之格，句有无穷之调，字有无穷之义；审问明辨，而后旨趣可得。是故诗欲多讲，苟草草读过，漫同嚼蜡，虽盈腹笥何益？宜其握管运思，如堕烟雾也。若作而不改，尤为不可。作诗安能落笔便好？能改则瑕可为瑜，瓦砾可为珠玉。子美云：『新诗改罢自长吟。』子美诗圣，犹以改而后工，下此可知矣。昔人谓：『作诗如食胡桃、宣栗，剥三层皮方有佳味。』作而不改，是食有刺栗与青皮胡桃也。又云：『一首五言律，如四十位贤人，不可着一屠沽儿。』言一字之疵，足为通篇之累，而可不审乎？苟依此诀，不患诗不进矣。

劝虚心

诗能自改，尚矣。但恐不能自知其病，必资师友之助。妆必待明镜者，妍媸不能自见也。特患自满，不屑就正于人；病不求医，必成锢疾矣。当今不乏美才之士，皆以自满之故，累千万篇，自夸富有，而不足传后。譬舂米既熟，乃可入腹，糠粃则愈多愈厌耳。彼盗虚声者，务速务多，以欺瞽人，不足言

也。苟有求工之心，则必曰亲师友，虚怀请益，去其瑕疵，归于纯粹，可以成名而无难。曹子建与杨德祖书云：『世人著作，不能无病，仆常好人讥弹其文，有不善，应时改定。』夫以曹子建之才，犹欲就正于人，以自知其所不足。今人专自满假，吾不知今人之才与子建何如也？夫心不虚，由不好学耳，未有好学而心不虚者。先兄平庵，识高学博，时人罕当其意。席间作诗，或为之更一二字，即喜动颜色；江右魏叔子，当今文章钜公，人或指其未安处，援笔立改，皆予所目击者。盖虚受益，满招损，心虚而后学进，学愈进，心愈虚；虚心者为学之门，亦为学之验也。

审趋向

人皆知当学唐诗，而乃有云不必学唐诗者；人皆知当学盛唐，而乃有云不必学盛唐者，此好立异之过也。唐以诗取士，萃数百年天下人之精神，揣摩研究，盛唐尤为极盛，到今如日月中天，好异者舍之谬矣。溯而上之，当学汉、魏，但恐徒得汉、魏之糟粕耳？优孟衣冠，不足贵也。至于六朝，五言当学陶，七言当学鲍。初唐乍兴，正始之音，然尚带六朝余习；盛唐始尽善，『中』、『晚』如强弩之末，气骨日卑矣。近日士人喜学『中』、『晚』，一友素号能诗，不幸而婴此疾；后见其诗，总不成章，寡识自误也。取法乎上，使得乎中；取法乎下，将何得乎？宋、元弥下矣，至有明始一振；国初诸贤，顿轶元、宋、中、晚唐而上之，厥后名流辈出，李献吉则一代诗人之冠冕也。但学济南则骛藻丽而害清真；学竟陵则蹈空虚而伤气格，不可不知耳。夫人自有性情，原不必摹效前人。然善射者不能舍的，良匠不能舍规矩；师心自用，谓古不足法，非狂则愚也。孔子曰：『信而好古。』苟欲修身，必希贤圣，诗文何独不然？况入手时歧路甚多，尤宜审择。派苟不正，则如背康庄，由邪径，费精神于无用之地，而终不足以成名，不亦重可惜乎？

指陋习

陋习略举有五：一曰不择题；二曰限韵；三曰步韵；四曰滥用；五曰犯古人成语。夫欲作好诗，必先择好题；今人作诗，喜用纤小之题，或用俗题，或用自撰不稳之题，观其题劣，则诗不览可知矣。若夫限韵，不过欲以险字窘人耳；不求诗工，祇夸韵险，井蛙之见，非大方所取也。步韵尤今日通病，此例宋人作俑，前此未有也。观唐人唱和之什，不必同韵、同体，况步韵乎？今一诗成，步者纷纷，一韵屡见，如蔗粗重嚼，有何滋味？牵扯凑合，枯人才情，导人苟简，诳误后学，莫此为甚。滥用者由欲广声气，故索之即应，有以介寿索者，有以哀挽索者，有以歌颂索者，有以旌表索者，此等甚多；诗既不佳，徒劳神思，或预办套语，临时书付，诗名愈广，诗品愈卑；更有逢人辄赠，用充礼物，诗之不幸，一至于此，大可伤也。偷句最为钝贼，词家深以为戒

；连用三字，便觉索然，偶犯，速改可也。

戒轻梓

诗稳而后示人。然不稳而示人，犹可改也。今人诗尚未稳，辄付梓，付梓则播之通国，不可复改，深足惜也。原其付梓之意，本因好名。若诗果佳，斯得名矣；苟诗未稳，兼多谬戾，人将指摘非笑，何名之可得？虽谓之不好名可也。予每言今日好名者寡，正谓此耳。诗稳而后示人，此乃真好名者也；必欲求稳，则愈知诗之不可不改也。夫轻梓非独其人之过，抑亦友之过也。吾未见以诗质之于友，而友肯直言其疵者；吾未见览人之诗而不极口赞之者。彼见人之极赞之也，曰可梓矣，遂肆然而梓之。殊不悟邀誉者乃招毁之物；博名者即败名之具也。是犹女子欲衒容色，而误以泥涂为粉黛，施诸颜面；人望见之，必掩口而走矣。

勉读书

读书非为诗也，而学诗不可不读书。诗须识高，而非读书则识不高；诗须力厚，而非读书则力不厚；诗须学富，而非读书则学不富。昔人谓子美诗无一字无来处，由读书多也。故其诗曰：『读书破万卷，下笔如有神。』此老自言其得力处。又尝以教其子曰：『熟精《文选》理，休觅彩衣轻。』窃见人于应酬嬉游宴会博奕及蓄种种玩好，莫不殚精竭力而为之；至于读书则否。纵多才多艺，叩以学术，无异面墙也。苟以应酬嬉游宴会博奕及蓄种种玩好之精神用之于读书，则识见日益高，力量日益厚，学问日益富；诗之神理乃日益出，诗之精彩乃日益焕，何患不能树帜于词坛而蜚声于后世乎？

予衰年闲放，人事一无所与。邑中诸子不察谫陋，以诗属订。辛酉偶过维扬，维扬诸子亦然。

予非敢曰知诗，既蒙来质，不敢不竭。兹数则乃促膝相勖之语，虑其忘也，书而授之。壶庵李沂识。

〈跋〉

有以评古人诗为话者，有以教今人作诗为话者。夫古人之诗，即微我之评，亦复何损？若夫教今人作诗，则其话为有功矣。李子艾山所为《诗话》，皆实实可以遵行，非泛设者，诚斯道干城哉！心斋居士题。